

女人网
三部曲

从男人的角度看女人
从女人的角度看男人

风网

威出版社
伊 著

风网

晓 伊 著

花 城 出 版 社

风 网

晓 伊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
(广东韶关五里亭)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插页 220,000字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5360-2652-8

I·2265 定价: 1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女人网三部曲”的第一部。

美丽、善良的村姑四儿、二妹子因美丽而受辱，因善良而获罪，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奋勇抗争，就是挣不脱命运之网。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扬眉吐气的一天，她们的遭遇说明了一个道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本书人物众多，有血有肉的就有几十个，如四儿、二妹子、子云先生、周大、刘油头、郑宝子等，都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时间跨度大，从解放前夕写到80年代，可以说是共和国的一部浓缩的历史画卷。

生活是一张风做成的网，而女人便是这网中的片片树叶……风高了，她们便随风张扬，风低了，她们便忍耐落魄……

——作者题记

女性作家的写作情怀

(代序)

张宏森

现在，阅读很多作家作品，既惊诧作家在写作之中已陷入私人话语的深度模式，又担心作家在写作之外将失去许多同志和朋友，这种心有余悸的感受，常常使阅读的里程变得崎岖而峥嵘。离群索居的作家似乎越来越多，而落落寡合的表情与动作似乎也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像某种示威。我们常常用忧患的目光远望那些个人化的战争，警惕着凭空而起的狼烟将会怎样撕裂和平，以妖冶或矫媚的方式污染环境。当下的阅读常常在这种防卫状态下展开，抵御诱惑，也抵御着要挟，这种不祥和的阅读心态在面对当下女作家的作品时表现得尤为敏感，尤为突出。过分的自恋阻碍了交流，怪癖的欲望伤害了传播，私情的展览和赤裸的佯攻甚至使阅读本身都不再光明磊落。基于这样的阅读氛围，当我读到晓伊的长篇小说“女人网三部曲”——《风网》、《雨网》、《雪网》时，我的目光起初表现得审慎而多疑。我担心这次阅读将使我失去一位亲切的大姐和朋友，担心阅读后的效果是我们相见时“顾左右而言他”的尴尬。因为我们毕竟是文学道路上栉风沐雨的同行者，有着共同的承受，也有着共同的成长，这一切决定了我们之间必须拥有的共同的珍重和督守。幸运的是，这次阅读不仅解放了我的疑虑，也解放了我阅读观念上的偏狭。在某种持久的感动之中，我豁然开朗，并不能，或者决不能说当下女性作家的作品在人类

生存意义面前都放弃了规定性的承诺，也不能说当下女性作家的作品在道德和操守面前呈现出普遍的失语，更不能说当下女性作家的作品仅仅停靠在感官层面的抚摸从而背叛了科学的理性准则。恰恰相反，透过晓伊的“女人网三部曲”，我体味到女性作家对道义和责任的担当力量坚韧而绵长，对疼痛和泪水的体恤细腻而周到，对爱憎和是非的鉴别宏观而精确，对感性和理性的透析温故而知新。掩卷沉思，我深深感到，这部三卷本的长篇小说不是自圆闺房的苦闷营造，而是拥抱生活的真实结晶。它跟时下流传的女性作家作品的根本区别是，自身的痛楚联结着大众的痛楚，个人的劫难沟通着社会的劫难，内心的困窘拷问着生活的困窘。由于个性化的体验与更广大的社会生存体验“联网”，便使整部作品显得坦荡从容，不卑不亢。可以说，这部长篇小说不是为个人的书写，而是为兄弟姐妹的书写。这书写饱含着悲悯也饱含着提醒。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部作品归属于民间立场和大众话语，也完全有理由对这种公而忘私的写作情怀保持足够的尊重。

我们可以用简短的语言来勾勒出“女人网三部曲”的主题。这组六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塑造了诸多不同层面、不同背景下的女性形象，以情爱线索为骨架，通过悲剧性的叙述和描写，揭示出现代女性在社会转型期所面对的生活压力和心灵压力；通过女性形象对悲剧性命运的摆脱，显示出现代女性对抗生活、改造生活、创造新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尤为可贵的是，作品没有把悲剧的女性形象置放在咏叹和申诉的地位，而是在作品的各个关键地带镶嵌进种种契机，赋予女性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能量。作品努力在灵魂迷失中寻找自我救赎，在形体放浪中强调道德自律，在悲剧冲突中贯彻抗争精神，在自我实现中靠拢公共秩序。作品不刻意标榜，不人为异化，时时处处浸染着人间烟火和粟麦菜蔬。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为兄弟姐妹写作的长篇小说是一部随缘之书，随人间大众之缘，随历史潮流之缘。也许在随缘的过程中作者会

有痛苦的驻足停顿，恰恰这停顿的瞬间，丰沛的思想成果便联袂而来。

也许写作者要表达什么和怎样表述，根本的起源来自于她的血统。晓伊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子弟，也曾是一个普通工人，而现在，又成为一个艰难的下岗职工。这样的身份和背景，决定了她无法接近优越二字。无法优越，就无法摆脱矛盾和纠缠，躺到欲望的床板上矫情地私守；无法优越，就无法回避柴米油盐的生活，扯上厚重的黑布帘自己与自己同居；无法优越，就不敢放纵；无法优越，就不敢无法无天。正是这种贫苦的背景，决定了她与广大底层民众情感上的亲密无间；正是这种低微的身份，决定了她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仇敌忾；正是这种平民的血统，决定了她在眼花缭乱中的镇静和清醒。十几年前，晓伊是写诗的，她写诗的时候，中国文坛正热烈开放着《会唱歌的鸢尾花》，她就在那个时刻积聚起生活的热情，文学的热情；十几年后，晓伊开始写小说了，她写小说的时候，中国文坛的鸢尾花凋零的凋零、颓败的颓败，可她并没有因此而减损丝丝毫毫生活的底气、文学的底气。很难想象一个处境尴尬的下岗职工，在今天还怀抱着巨大的文学热情融入生活，密密匝匝的朋友蜂拥在她的身边，在互不遮蔽的倾诉中互慰心绪；很难想象一个又失业又患腰脊椎病的人，趴在床板上顶一盏孤灯忘我地书写；也很难想象一个濒于社会边缘的人却仍在执著地思考操守、道德、正义、价值这样一些重大的词汇和命题……可这些，晓伊朴素地、并没有一惊一诧地做到了。她认为生活就是这样，文学就是这样。荷尔德林反复忠告人们：“人，诗意地栖居。”看来，不管在什么样的境遇中，晓伊已经完完全全地荷尔德林了。可我们在面对晓伊的诗意、捧读晓伊的诗意时，心中不免陡生悲怆。在我写下这行文字的时候，晓伊的这部书稿要由南国的一家出版社付梓印制，为了跟出版社见上一面，此时此刻的晓伊正在艰难地筹措南行的盘缠，由此观之，遭遇崇

高必须要从遭遇悲怆起步。

这就是血统的差别。这就是晓伊和时下许多女性作家作品的迥然异质。在中国这样一个以贫穷为基本现实的国度，无产者的豪爽之气、慷慨之气、悲怆之气永远无法和小布尔乔亚的矫端微微摆在一个平面上。对于广大的民众读者，特别是对于晓伊所钟情的广大的兄弟姐妹来说，这种无产者的写作情怀无疑是温暖而可靠的。私人的呓语和摸索可能会满足部分人阴暗的窥探，而晓伊这部作品的每行文字却可以接受众目睽睽、光天化日的审读。仅此一点，就是她的骄傲所在。

在褒扬晓伊的写作情怀之时，我们也生怕因为如此这般的叙述，将晓伊刻画成一个传统女性的守灵人，从而破坏自五四以来女性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反封建主题。其实，在这部作品中，晓伊也强烈地透露出许多叛逆心理、探索意识。我们之所以片面地强调晓伊作品中“传统”的一面，是因为当下女性作品在反封建的题旨下有些行动失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正在滋生。我们惟恐这种失去度量衡的反击造成新的伤害，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今天，对精神流向上度量衡的把握已经攸关存亡。佛与魔只在一念之间，我们担心稍有不慎的一念之差会酿成新的孽债。基于此，我们宁愿把晓伊的写作情怀看作是她对当下某些女性作品纠偏的努力。尽管她作品中的叙述还存在着一些浅陋和粗疏，甚至在某些走向上还留有较大的遗憾，但我们还是以宽容的心境来看重她的努力，也许受学养和阅历的局限，晓伊的努力仍显得有一些粗拙和吃力，但从文学正本清源的角度理解，我们相信她的努力终将会修成正果，从而也使我们的阅读里程充满幸福和快乐。

四儿长得很美。这不光是外人的评判，是四儿在百货商店的橱窗里自己窥见的。下午的阳光很柔和地倾斜过厚厚的玻璃，使人看不真切里面陈列的商品，却恰到好处地将她娇丽的面孔映在她自己的瞳孔里……你看，这羊脂玉般的皮肤，这墨黑欲滴的一双大眼睛，这高高挺立的鼻子是本镇里最标致的，完全可以和商店里面的那张雪花膏广告画上的女人相比。那画上的女人只是化了浓浓的妆，烫了很大很大的波浪头。其实，四儿真羡慕那广告画上的女人，你看那一头的黑而亮的波浪式头发，那染得红而亮的手指甲，那薄而亮的丝制旗袍……这一切如果穿在我四儿身上，扮在我四儿头上，完全可以将这个女人比下去。更何况，我四儿还有一双不染即红的唇，一口不刷即白的细米牙……

“你等在这儿吧，我陪太太选定了料子就会喊你。”一尖而高的男人声音惊醒了四儿的自我陶醉之梦想。

说话的男是本镇上驻扎部队团长的副官，一副高高瘦瘦的身材，一副白皙细嫩的脸孔，一双黑亮得一尘不染的马靴，一口掺杂着南方口音的音腔……他今天是陪团长的姨太太买东西来了，刚才的一番话是对着洋车夫说的。

四儿怎么认识团长的副官？如果说认识并不准确，她只是在这位副官威风十足地陪团长或者团长的太太、姨太太出现在镇上时听路人们指指点点时听到的。一九四六年，十五岁的四儿穿得很破旧，除年老的父母和三个出嫁的姐姐外，她没有什么资格认识这眼前的显赫人物，有的只是一双羡慕的眼睛和一颗不安分的心。

团长的姨太太也就二十多岁吧，或者更小一点。一件粉绿的旗袍不肥不瘦地裹在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身上，只是那屁股大了点儿，不过倒更显出腰细来。一件雪白的羊毛线缕花坎肩，一头新烫的短发。就这头发收拾得不好！如果是我们四儿，一定烫个大波浪式长发，和那广告画上的一样。这女人脚下是一双黑亮的方口高跟皮鞋，可四儿心里不赞成，心想如果换了我，我会穿一双白色的高跟鞋的，和上面的白色坎肩配起来，或者穿一双绿色的，和旗袍的颜色衬起来，岂不是更美？

“刘副官，我想先到绸布柜台看看有什么新料子没有？”

“行行，你前面走。”被称为“刘副官”的男人不知是平日里整洁惯了还是今天刻意收拾了一番，那军装上下一尘不染而且挺括笔直，那衬衣白得耀眼不知人家怎么洗的？摘下帽子拿在手里，那手里的白手套也是雪一样白净，那头发也更是一丝不乱又黑又亮，那脸上的神态更是叫人想看又不敢看……四儿是尾随他们进店来的，其目的是想看看他们今天来买什么，或干脆说不为看人家买什么，只看看他们穿的衣服，说话的样子，走路的风姿就足够了。在四儿小小的心灵里，这些比戏院子里的唱了几十年不变调的老戏精彩多了。看着看着，她就会突发奇想，我四儿如果能和这姨太太这样生活一天也满足了，不，最好是一个月，一天太短了，连本城镇上的商店都转不完呢。

这个地方虽说叫启明镇，但实际是个不大不小的城，只是在最初年间里，依据一个小镇发展起来的，与今天的许多以庄、村、店等命名的城市一样，早都超乎原来名字的意义了。

团长的姨太太在绸布柜台前受到了贵宾礼遇般的接待，几个学徒加上后来闻讯赶来的店掌柜围着她团团转，将上好的料子搬到柜台上请她选购。胖胖的店掌柜亲自从店后仓扛来几匹还没上市的新料子请她一一过目，连忙活加介绍弄得脑门子上的汗都渗出了一层。

“太太，这是新近从杭州进的‘闪光缎’，还没来得及摆上呢！你今日来得正好，可以先尽着意思选择，而且凭着太太这样的身材穿出去，完全就是一个活广告，不愁这些料子卖不出去了。”胖掌柜一边一一指着绸布一边看着团长姨太太的脸奉承着，其目的当然是“逮着大鱼不撒手”了。

不知是胖掌柜的“攻心”战术管用了还是新样式的绸缎吸引了姨太太，她眼睛从来到柜台后就再没瞧过别处，指指点点地一会儿功夫便扯了七八块绸缎料子，花花绿绿地在胖掌柜手中被捆成了一大捆，然后递在了随同而来的刘副官手上。那刘副官接过料子后又放到了柜台上，伸手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一大叠大票子，让四儿看得目瞪口呆。她十五岁了，别说是拥有，就是连用手摸都没摸过这么多这么大的票子。其实，刚才店掌柜那一块一块“哧、哧、哧”的撕布声就撕痛了她的心。“多么好看的料子呀，我何时能有这么大的福气呢？那块金黄色的最好，还有那块粉的，又干净又秀气，还有那块浅灰描金的，冬天里穿着耀眼，春秋里穿着贵气，还有那块……”

“不，太太，我们怎么好意思收您的钱呢？拿着拿着，算我送的。”胖掌柜边说边推刘副官递过来的大票子。

“不不不，掌柜的，钱你得收下，要不我回去无法跟团长交待。”刘副官手捏钱又递在胖掌柜手中。

“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来善，用算盘打一下，看看共计多少钱，再将八折一下，看有多少，再把零头去了……”

团长的姨太太和副官在胖掌柜和店人的恭送下走出了店门，留下一串串皮鞋的响亮回声在四儿的心里……

二

四儿回到家里，迎面而来的是父亲的一顿臭骂。

“你领的丝呢？”

“我……人家下班了。”

“什么？你走时才吃了晌午饭一会儿，怎么会呢？二三里路你走了一下午？我看你这妮子是招打了。拿不回丝，你明天干什么呢？没有丝落，就没有钱进项，吃什么呢？你没看那米缸里都空了？”

“爹，我明天一早起去……”

“什么一早起，等拿回来一上午就耽误了，不争气的东西……”

“你吵吵什么？有本事明天还把盐摊子摆起来，和孩子发啥凶？”四儿的母亲出来护着女儿了。

一听此话，正在发火的老头子更来气了，只是火苗冲着老婆子去了。

“什么？你还提那盐摊儿，如果当初听我的话，将三儿嫁了那管工商的严局长的儿子，我家的摊贩证能让人没收吗？都是你，让她嫁了你娘家侄子，有什么好？一窝子穷光蛋，还是农村……”

“我们家就是一辈子不摆那盐摊子也不能让女儿嫁个白痴，你没见严局长他那宝贝儿子傻得连羞都不知，见了咱们女儿就脱裤子……”

“那也比这样一家子受穷强，三儿嫁你娘家侄子更活受罪，她上次回来时就说家里断粮了，一家大小跑到地里挖野菜过日子。这离开镰还有半个多月呢，光吃野菜怎么受得了？”

“受穷也比跟那个傻子好……”四儿娘不知是为女儿还是为这个穷家，说着说着竟哭了起来，老头子一看，气也消了，点上一袋烟蹲到大门口抽去了，家里出现了一片比吵架更难受的宁静。

见此情景，四儿也跑到里房，坐到床上掉起泪来。

她知道是自己不对，为了看那姨太太和那副官而误了去领丝活儿，惹了一家子为此吵架。可这能怪四儿吗？她太想看那姨太太和那副官了，你看，人家也是活着，可人家活得多么舒心自在，吃的咱没见，可穿的多排场，出门有洋车，还有副官跟镖，这人世间的事也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享福的光享福？为什么受穷的光受穷？就不能让这享福的事儿和受穷的事儿均匀均匀？想着想着，四儿就脸上挂着泪心里窝着怨倚在被子上睡着了，直到娘来喊她吃晚上饭。

“娘，我不想吃，让我睡一会儿吧。”

“还当真了咋的？你爹说几句你就使小性子了？再说也是你不对，疯去半天也没领回丝来，耽误了一天的收入……”

“我真的不饿，头好疼……”

“起来喝点热汤就好了，准是刚才囫囵躺着受凉了，起来娘为你冲点姜汤水……”

四儿看拗不过娘，就撑着站起来了，可脚一挨地，便头“嗡”地一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五月里，一个百花竞开的季节里，美丽而又不安分的四儿病倒了，仅仅三天，那艳若桃花的小脸蛋便干瘪了。望着蜡黄脸色的小女儿，爹和娘急得满地转，将土方儿用了个遍，什么姜糖水，什么生绿豆汁，什么白菜根葱疙瘩煎汤……一律不管用，四儿倒是呼吸越来越粗重了。她爹没办法，请了一个中医来家里观看，这中医很善良医术也高，一看四儿气色，只说叫他叫晚了。

“我看你们还是将四儿送去看西医吧，这种急症中医中药不太好办。”

“子云先生，你救救四儿吧，那西医我们哪儿看得起？”四儿娘一听如此严重，一口哭腔求先生救救女儿。

“嫂子，不是我不救，而是我救不了，去西医那儿打点什么盘呢西林会好的，她得的是急性肺炎，我这药治这种病太慢了。不要再耽误了。”被称作“子云”的中医先生边说边收拾脉枕等物准备离去。

“可那西医我们哪儿看得起呀，说句难听的话不怕你先生笑话，这请你的钱还是我跑了半条街借的呢！这不，还没来得及给你呢！”四儿爹边说边从兜里掏出几张面值一万元的纸票（那年头的一万元实际上是一元钱）。

被称作“子云先生”的中医叫张子云，他不但推开了四儿爹捧上的几张票子，还另外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两张面值“五万元”的递在他手里，并没等四儿一家人将“谢”字说出来，便说了句“快送西医”疾步离去了。

后来这位被称作“子云先生”的中医又救了四儿几次，那是后话了，也是合该她与老先生有缘份。

三

四儿真该感谢这场要命的疾病，没有这场病，她无缘圆她的军官太太梦；可四儿也真该诅咒这场要命的疾病，没有这场病，她也许会少许多苦难；谁知道呢？反正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它自己的规律和缘份，有时是人们无法抗拒的。

刘副官是在医院的走廊里遇到四儿的。他来为团长取一种常吃的补药，却看见一个瘦弱单薄奄奄一息的女孩躺在长椅上紧闭双眸，但这并不影响她的美丽。她那红红的唇由于发烧更艳若桃花，她那长长的睫毛由于沾上了痛苦的泪水而显更长更密，她那白皙的皮肤使她区别于本地的女子添一种南方女性的妩媚……他惊呆了，不相信这启明镇上会有如此让人一看就着迷的女孩。虽说她穿得很破旧，一件蓝底白花小褂洗旧了还打两个补丁，但这也掩不住她呼之欲出的美人胚气……这个女孩怎么了？站立在她旁边的老女人怎么哭个不停？还没等他打听，跑过来一位老男人以一身破烂的衣服证明了他女孩的父亲。

“她娘，大夫说四儿这病要住院，要交押金五十万元呢！可我们统共只有十三万元，差远了，怎么办呢？”四儿爹说到最后也一副哭腔了。

“天哪！五十万元，咱那条街上谁家能借出这么多来？要不，你跑回去跟杜老板借借咋样？”当娘的一听更哭开了。

“开布店的杜老板那人你还不知道吗？咱这穷户人他才不借给呢？他对他两个女儿都嫌贫爱富，大的嫁个有钱的他对人眉开眼笑，小的嫁个拉洋车的，他对人家冷眉竖眼……”

“你别扯这些了，快想想办法，不能让四儿在这里等死呀！”

“还上哪儿借去呢？你想想咱那条街上除杜老板杜胖子还有谁家能有五十万？”

“不知三个闺女家……”

“还提她们呢？一个比一个穷，都是你那‘穷人家的媳妇好当’的条条害了她们，再说有钱也救不了这急儿，都离这儿几十里路呢！”

“这咋办？不能让四儿等死呀！”老婆子一看万般无奈坐在地下哭开了。

刘副官觉得他该出场了，他目睹了眼前的一切，觉得是天赐机会让他靠近美人儿。

“大爷，我这里给你们五十万元，你们先把姑娘送往病房，别把病耽误了。”

老夫妻两个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军官用戴有雪白手套的手递过几张十万元的大票子，以为是遇到了神仙，直愣愣地呆在那里接也不好不接也不是……

……钱，是好东西，有了它，几针盘呢西林注射到四儿身上，她得救了。她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上午，阳光很暖很美丽地洒了洁白的一床，而四儿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躺在这么干净的地方，她活到十五岁，还没睡过这么白的屋这么白的床和这么白的被子呢！

“四儿，你醒了，我们还以为你……”是娘抹着泪说话。

“是啊，四儿，你好命大啊，要不是打了那洋药，你也许……”当爹的也眼角滚出了几滴很浓的咸水。

刘副官那锃亮的马靴声在医院的走廊里传播得很远，也在四儿的心上造成了一种紧张。听爹娘说是一个当兵的救了她的命，但说什么他们也描述不上来那人的相貌。是的，两个老人已被当时的一悲一喜搞糊涂了，哪里还有心思去记送钱人的长相？“好像个